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

此開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，故將真事隱去，而借「通靈」說此《石頭記》一書也，故曰「甄士隱」云云。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？自己又云：今風塵碌碌，一事無成，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細考較去，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，我堂堂鬚眉，誠不若彼裙釵。我實愧則有餘，悔又無益，大無可如何之日也！當此日，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，飢甘糜肥之日，背父兄教育之恩，負師友規訓之德，以致今日一技無成，半生潦倒之罪，編述一集，以告天下。知我之負罪固多，然閨閣中歷歷有人，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，一併使其泯滅也。所以蓬茅茅椽，繩床瓦灶，並不足妨我襟懷。況那晨風夕月，階柳庭花，更覺得潤人筆墨。我雖不學無文，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，亦可使閨閣昭傳，復可破一時之悶，醒同人之目，不亦宜乎？故曰「賈雨村」云云。更於篇中間用「夢」「幻」等字，卻是此書本旨，兼寓提醒閱者之意。看官！你道此書從何而起？說來雖近荒唐，細玩頗有趣味。

卻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，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、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。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，單剩下一塊未用，棄在青埂峰下。誰知此石自經鍛煉之後，靈性已通，自去自來，可大可小。因見眾石俱得補天，獨自己無才，不得入選，遂自怨自愧，日夜悲哀。

一日，正當嗟悼之際，俄見一僧一道，遠遠而來，生得骨格不凡，豐神迥異。來到這青埂峰下，席地坐談，見著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，且又縮成扇墜一般，甚屬可愛。那僧托於掌上，笑道：「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，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；須得再鑄上幾個字，使人人見了，便知你是件奇物，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、詩禮簪纓之族、花柳繁華之地、溫柔富貴之鄉那裡去走一遭。」石頭聽了大喜，因問：「不知可鑄何字？攜到何方？望乞明示。」那僧笑道：「你且莫問，日後自然明白。」說畢，便袖了，同那道人飄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向何方。

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，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，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，忽見一塊大石，上面字跡分明，編述歷歷。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，原來是無才補天，幻形入世，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，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。上面敘著墮落之鄉，投胎之處，以及家庭瑣事，閨閣閒情，詩詞謎語，倒還全備，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。後面又有一偈云：

無才可去補蒼天，枉入紅塵若許年。此係前身身後事，倩誰記去作奇傳？

空空道人看了一回，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，遂向石頭說道：「石兄，你這一段故事，據你自己說來，有些趣味，故鑄寫在此，意欲問世傳奇。據我看來，第一件，無朝代年紀可考；第二件，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，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，或情，或癡，或小才微善；我縱然抄去，也算不得一種奇書。」石頭果然答道：「我師何必太癡？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，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；莫如我這石頭所記，不借此套，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，反倒新鮮別致。況且那野史中，或訕謔君相，或貶人妻女，姦淫凶惡，不可勝數，更有一種風月筆墨，其淫穢污臭，最易壞人子弟。至於才子佳人等書，則又開口文君，滿篇子建，千部一腔，千人一面，且終不能不涉淫濫。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詠賦來，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姓名，又必旁添一小人，撥亂其間，如戲中的小丑一般。更可厭者，『之乎者也』，非理即文，大不近情，自相矛盾。竟不如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，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，但觀其事跡原委，亦可消愁破悶。至於幾首歪詩，也可以噴飯供酒。其間離合悲歡，興衰際遇，俱是按跡循蹤，不敢稍加穿鑿，至失其真。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，或避事消愁之際，把此一玩，不但是洗舊翻新，卻也省了些壽命筋力，不更去謀虛逐妄了。我師意為如何？」

空空道人聽如此說，思忖半晌，將這《石頭記》再檢閱一遍。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，亦只是實錄其事，絕無傷時誨淫之病，方從頭至尾抄寫回來，問世傳奇。從此，空空道人因空見色，由色生情，傳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改名情僧，改《石頭記》為《情僧錄》。東魯孔梅溪題曰《風月寶鑑》。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，增刪五次，纂成目錄，分出章回，又題曰《金陵十二釵》，並題一絕。——即此便是《石頭記》的緣起。詩云：

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。都云作者癡，誰解其中味？

《石頭記》緣起既明，正不知那石頭上面記著何人何事？看官請聽：

按那石頭上書云：當日地陷東南，這東南有個姑蘇城，城中閭閻，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。這閭閻外有個十里街，街內有個仁清巷，巷內有個古廟，因地方狹窄，人皆呼作「葫蘆廟」。廟旁住著一家鄉宦，姓甄，名費，字士隱，嫡妻封氏。性情賢淑，深明禮義。家中雖不甚富貴，然本地也推他為望族了。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，不以功名為念，每日只以觀花種竹、酌酒吟詩為樂，倒是神仙一流人物。只是一件不足：年過半百，膝下無兒，只有一女，乳名英蓮，年方三歲。

一日，炎夏永晝，士隱於書房閒坐，手倦拋書，伏几盹睡。不覺朦朧中走至一處，不辨是何地方，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談。只聽道人問道：「你攜了此物，意欲何往？」那僧笑道：「你放心。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，——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——趁此機會，就將此物夾帶於中，使他去經歷經歷。」那道人道：「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。但不知起於何處？落於何方？」那僧道：「此事說來好笑。只因當年這個石頭，媧皇未用，自己卻也落得逍遙自在，各處去遊玩。一日，來到警幻仙子處，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，因留他在赤霞宮中，名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。他卻常在西方靈河岸上行走，看見那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絳珠仙草，十分嬌娜可愛，遂日以甘露灌溉，這『絳珠草』始得久延歲月。後來既受天地精華，復得甘露滋養，遂脫了草木之胎，幻化人形，僅僅修成女體，終日游於『離恨天』外，饑餐『秘情果』，渴飲『灌愁水』。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，故甚至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，常說：『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，我並無此水可還；他若下世為人，我也同去走一遭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，也還得過了！』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，造歷幻緣。那絳珠仙草也在其中。今日這石正該下世，我來特地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，給他掛了號，同這些情鬼下凡，一了此案。」那道人道：「果是好笑，從來不聞有還淚之說。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，豈不是一場功德？」那僧道：「正合吾意。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，將這蠢物交割清楚。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，你我再去。如今有一半落塵，然猶未全集。」道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便隨你去來。」

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，遂不禁上前施禮，笑問道：「二位仙師請了。」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。士隱因說道：「適聞仙師所談因果，實人世罕聞者。但弟子愚拙，不能洞悉明白。若蒙大開癡頑，備細一聞，弟子洗耳諦聽，稍能警省，亦可免沉淪之苦了。」二仙笑道：「此乃玄機，不可預洩。到那時只要不忘了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」士隱聽了，不便再問，因笑道：「玄機固不可洩露，但適云『蠢物』，不知為何？或可得見否？」那僧說：「若問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緣。」說著，取出遞與士隱。

士隱接了看時，原來是塊鮮明美玉，上面字跡分明，鑄著「通靈寶玉」四字，後面還有幾行小字。正欲細看時，那僧便說「已到幻境」，就強從手中奪了去，和那道人竟過了一座大石碑坊，上面大書四字，乃是「太虛幻境」。兩邊又有一副對聯，道：「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」

士隱意欲也跟著過去，方舉步時，忽聽一聲霹靂，若山崩地陷。士隱大叫一聲，定睛看時，只見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。又見奶母抱了英蓮走來。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瓊瑤，乖覺可喜，便伸手接來，抱在懷中，鬥他玩耍一回，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。方欲進來時，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。那僧癩頭跣足，那道跛足蓬頭，瘋瘋癲癲，揮霍談笑而至。及到了他門前，看見士隱抱著英蓮，那僧便大哭起來，又向士隱道：「施主，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？」士隱聽了，知是瘋話，也不睬他。那僧還說：「捨我罷！捨我罷！」士隱不耐煩，便抱女兒轉身纔要進去。那僧乃指著他大笑，口內念了四句

言詞，道是：

慣養嬌生笑你癡，菱花空對雪漸漸。好防佳節元宵後，便是煙消火滅時。

士隱聽得明白，心下猶豫，意欲問他來歷，只聽道人說道：「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幹營生去罷。三劫後，我在北邙山等你，會齊了，同往太虛幻境銷號。」那僧道：「最妙，最妙。」說畢，二人一去，再不見個蹤影了。士隱心中此時自忖：「這兩人必有來歷，很該問他一問，——如今後悔卻已晚了！」

這士隱正在癡想，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——姓賈名化，表字時飛，別號兩村的一一走來。這賈兩村原係湖州人氏，也是詩書仕宦之族。因他生於末世，父母祖宗根基已盡，人口衰喪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鄉無益，因進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業。自前歲來此，又淹蹇住了，暫寄廟中安身，每日賣文作字為生，故士隱常與他交接。

當下兩村見了士隱，忙施禮，陪笑道：「老先生倚門佇望，敢街市上有甚新聞麼？」士隱笑道：「非也。適因小女啼哭，引他出來作耍，正是無聊的很。賈兄來得正好，請入小齋，彼此俱可消此永晝。」說著，便令人送女兒進去，自攜了兩村來至書房中。小童獻茶。方談得三五句話，忽家人飛報：「嚴老爺來拜。」士隱慌忙起身謝道：「恕誑駕之罪。且請略坐，弟即來奉陪。」兩村起身也讓道：「老先生請便。晚生乃常造之客，稍候何妨。」說著，士隱已出前廳去了。

這裡兩村且翻弄詩籍解悶。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，兩村遂起身往外一看，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裡掐花兒。生得儀容不俗，眉目清秀，雖無十分姿色，卻也有動人之處。兩村不覺看得呆了。那甄家丫鬟掐了花兒，方欲走時，猛抬頭見窗內有人，敞巾舊服，雖是貧窶，然生得腰圓背厚，面闊口方，更兼劍眉星眼，直鼻方腮。這丫鬟忙轉身迴避，心下自想：「這人生的這樣雄壯，卻又這樣褻褻，我家並無這樣貧窶親友，想他定是主人常說的什麼賈兩村了。——怪道又說他『必非久困之人！』每每有意幫助周濟他，只是沒有什麼機會。」如此一想，不免又回頭一兩次。兩村見他回頭，便以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，遂狂喜不禁，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，風塵中之知己。

一時，小童進來。兩村打聽得前面留飯，不可久待，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。士隱待客既散，知兩村已去，便也不去再邀。

一日，到了中秋佳節，士隱家宴已畢，又另具一席於書房，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兩村。

原來兩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丫鬟，曾回顧他兩次，自謂是個知己，便時刻放在心上。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對月有懷，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：

未卜三生願，頻添一段愁。悶來時歛額，行去幾回頭。自顧風前影，誰堪月下儔。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樓。

兩村吟罷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負，苦未逢時，乃又搔首對天長歎，復高吟一聯云：「玉在櫝中求善價，釵於奩內待時飛。」恰值士隱走來聽見，笑道：「兩村兄真抱負不凡也！」兩村忙笑道：「不敢。不過偶吟前人之句，何期過譽如此！」因問：「老先生何興至此？」士隱笑道：「今夜中秋，俗謂『團圓之節』，想尊兄旅寄僧房，不無寂寥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敝齋一飲。不知可納芹意否？」兩村聽了，並不推辭，便笑道：「既蒙謬愛，何敢拂此盛情？」說著，便同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了。

須臾，茶畢，早已設下杯盤。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說。二人歸坐，先是款酌慢飲，漸次談至興濃，不覺飛觥獻斝起來。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，戶戶笙歌，當頭一輪明月，飛彩凝輝，二人愈添豪興，酒到杯乾。兩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興不禁，乃對月寓懷，口占一絕云：

時逢三五便團圓，滿把清光護玉欄。天上一輪纔捧出，人間萬姓仰頭看。

士隱聽了大叫：「妙極！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今所吟之句，飛騰之兆已見，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。可賀，可賀！」乃親斟一斗為賀。兩村飲乾，忽歎道：「非晚生酒後狂言，若論時尚之學，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掛名。只是如今行李路費，一概無措，神京路遠，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的！」士隱不待說完，便道：「兄何不早言？弟已久有此意，但每遇兄時，並未談及，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如此，弟雖不才，義利二字卻還識得。且喜明歲正當大比，兄宜作速入都。春闈一捷，方不負兄之所學。其盤費餘事，弟自代為處置，亦不枉兄之謬識矣。」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。又云：「十九日乃黃道之期，兄可即買舟西上。待雄飛高舉，明冬再晤，豈非大快之事？」兩村收了銀衣，不過略謝一語，並不介意，仍是吃酒談笑。那天已交三鼓，二人方散。

士隱送兩村去後，回房一覺，直至紅日三竿方醒。因思昨夜之事，意欲寫薦書兩封與兩村帶至都中去，使兩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身之地，因使人過去請時，那家人回來說：「和尚說，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，說：『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，總以事理為要，不及面辭了。』」士隱聽了，也只得罷了。

真是閒處光陰易過，倏忽又是元宵佳節。士隱令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。半夜中，霍啟因要小解，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著。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，那有英蓮的蹤影？急的霍啟直尋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見，那霍啟也不敢回來見主人，便逃往他鄉去了。

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，便知有些不好，再使幾個人去找尋，回來皆云音訊全無。夫妻二人，半世只生此女，一旦失去，何等煩惱！因此，晝夜啼哭，幾乎不顧性命。看看一月，士隱已先得病；夫人封氏，也因思女遭疾，日日請醫問卦。

不想這日，三月十五，葫蘆廟中炸供，那和尚不小心，油鍋火逸，便燒著窗紙。此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，也是劫數應當如此，於是接二連三，牽五掛四，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。彼時雖有軍民來救，那火已成了勢了，如何救得下！直燒了一夜方息，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。只可惜甄家在隔壁，早成了一堆瓦礫場了，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。急的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。與妻子商議，且到田莊上去住。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盜賊蜂起，官兵剿捕，田莊上又難以安身。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，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。

他岳丈名喚封肅，本貫大如州人氏，雖是務農，家中卻還殷實。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，心中便有些不樂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產的銀子在手邊，拿出來託他隨便置買些房地，以為後日衣食之計。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，略與他些薄田破屋。士隱乃讀書之人，不慣生理稼穡等事，勉強支持了一二年，越發窮了。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兒，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會過，只一味好吃懶做。士隱知道了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驚唬，急忿怨痛；暮年之人，那禁得貧病交攻？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。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扎到街前散散心時，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，瘋狂落拓，麻鞋鶻衣，口內念著幾句言詞道：
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。古今將相在何方？荒塚一堆草沒了！
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金銀忘不了。終朝只恨聚無多，及到多時眼閉了！
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姣妻忘不了。君生日日說恩情，君死又隨人去了！
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兒孫忘不了。癡心父母古來多，孝順子孫誰見了！

士隱聽了，便迎上來道：「你滿口說些什麼？只聽見些『好了』『好了』。」那道人笑道：「你若果聽見『好了』二字，還算你明白！可知世上萬般『好』便是『了』，『了』便是『好』；若不『了』便不『好』；若要『好』，須是『了』。我這歌兒便叫『好了歌』。」

士隱本是有夙慧的，一聞此言，心中早已悟徹，因笑道：「且住！待我將你這《好了歌》注解出來，何如？」道人笑道：「你就請解。」士隱乃說道：

陋室空堂，當年笏滿床；衰草枯楊，曾為歌舞場。蛛絲兒結滿雕梁，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。說甚麼脂正濃，粉正香！如何兩鬢又成霜？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，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。金滿箱，銀滿箱，轉眼乞丐人皆謗。正歎他人命不長，那知自己歸來喪？訓有方，保不定日後作強梁；擇膏粱，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！因嫌紗帽小，致使鎖枷扛。昨憐破襖寒，今嫌紫蟒長。亂烘烘，

你方唱罷我登場，反認他鄉是故鄉。甚荒唐，到頭來，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！

那瘋跛道人聽了，拍掌大笑道：「解得切，解得切！」土隱便說一聲「走罷」，將道人肩上的搭襖搶了過來背上，竟不回家，同著瘋道人飄飄而去。

當下哄動街坊，眾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。封氏聞知此信，哭個死去活來，只得與父親商議，遣人各處訪尋。那討音信？無奈何，只得依靠著他父母度日。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，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，幫著父親用度。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，也無可奈何了。

這日，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線，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，眾人都說：「新太爺到任了。」丫鬟隱在門內看時，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，俄而大轎內抬著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來了。那丫鬟倒發了個怔，自思：「這官兒好面善！倒像在那裡見過的？」於是進入房中，也就丟過，不在心上。至晚間，正待歇息之時，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，許多人亂嚷，說：「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！」封肅聽了，唬得目瞪口呆。

不知有何禍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